一六：突然傳電

照片中的子薇對着麥奇笑，樣子很甜。

「楊老伯，這不是子薇的睡房嗎？」麥奇問。

「是啊。但現在，它是你的睡房了。」楊老伯說。

「這怎麼行呢？」麥奇皺起眉。「我佔了她的房間，她每個星期六還要回來啊！」

「哎，每個星期回來一晚還還不容易解決，我可以讓出我的房間給她睡。」楊老伯說。

「那你呢？」

「我可以在小廳子裡睡尼龍床。」

「那麼，我每天晚上在小廳子睡尼龍床不就行了嗎？何必佔用子薇的房間呢？」麥奇說。

「那不行。」楊老伯搖頭。「雖然是初春，但住在這海邊，夜裡還是很冷的。你不要這麼客氣，是子薇提出要把她的房間讓給你住的。」

「哦——」麥奇無話可說。

簡單地收拾一下衣物和書本、畫具，楊老伯又帶麥奇去看看他的房間。這房子的隔設和子薇的睡房差不多，所不同是，楊老伯的房裡多了一個書架，書架上還有墨硯和描畫禮筆的筆筒。牆上掛着好幾幅字畫，其中還是近代名家的真迹呢！

於是，楊老伯和麥奇的話題又圍繞在書畫方面了。突然電燈全熄，屋子一片漆黑。

「咦，怎麼回事呢？」

「又停電了。」楊老伯說。「在這小島，停電是家常便飯。」

「那怎麼辦呢？」麥奇問。

「不要緊，早有油燈預備好了。」說着，楊老伯已經從牆角摸出了一個大火水燈。並把它點亮。這個火水燈雖然沒有電燈光亮，却也比蠟燭强得多。

「我家裡還藏有一些字畫，咱們明天慢慢看吧。」楊老伯說。

「好。現在咱們不如來下盤棋吧！」麥奇提議。

一九八：單身前往

王治功在大學研究所開始工作，半月後，他得到了半個月的修養，柏林的德國男女青年，無不有一至兩個體育會，法國遠遠不及，尤其少女，法國更不能比柏林，他隨同霍夫曼加入了體育團體，而且學會了世界聞名的德國個人體操，可以在家中清晨練習。幾日後，巴黎的來信前後都來了，其中清水在忙於畫那些預訂的人像，她已租定了公園旁的一所有花木的住宅，與姬娜同住。接着麗琪的情書，她全用英文，的確這少女的教育少有，她纏綿的表達她對「表哥」的相思。她說：

「母親同我在不同的時間到書房去看清水小姐的畫，我的心情不同，你可以想見。不久她將去梅兒美松——離宮不遠外祖家的莊園，那裡有母親家的賜地，大大的莊園、葡萄田、和一間古老的酒廠，我願一人留在這府中，正習舞蹈——這種舞，與音樂、繪畫，同是表達人類的情愛的，我有可能到柏林看你。」

但「女伯爵」孩子的母親，只用天青色印有她祖徽——爵徽的信箋，寫了十六行法文詩，表示對供養的清水畫的感受。王治功用字典，將不熟的法文查出讀音與字義來，然後朗誦，才知道詩的音節和韻調，別有一種「聲音之美」。

「這眞是奇遇，母女都了不起。」她注意這新寡文君的簽名——全名，乃是「伊娃妮·瓦烈芙絲卡雅·德·諾曼第」。這最後就是她的「封邑」——「諾曼第」。

大學禮拜六全天休息，他上午收到了一個明信片——德文寫的：「我住在弗德烈大帝酒店東翼四樓四〇一號，請即駕臨。——你的巴黎之友。」下面簽名是一種花式，認不出來。他想到展覽會的許多藝術家，太多了，記不了許多。他自言自語：「菲德烈帝酒店是柏林現在最大的貴族國際酒店，尋常人是不會去住的，這必是巴黎認識的企業家……成名的大畫家？」他在午後三時着了小禮服，戴了鈡士高帽，乘馬車來到。只見樓高八層，歌德式的高廈，進內向櫃上探問四〇一房。並未回答，却派一侍應童子領路，上到第四層童子鞠躬說：「東邊，只一個號碼，有門鐘。」他退去了。王治功見是寬大的花木門，按門鐘後，一個北非阿爾殖民地女僕出現——「王先生？」讓入時是緩衝間，再進門是花屏風，轉入才是長大客廳，女傭入房報告，出來的是一位盛妝的夫人。

一九八：單身前往

「富家富忙曰：「七哥，我未思疑過你，請勿誤會。」

阿七笑曰：「牧者，你應該記得點你死穴之人，最起碼應知但身型。」

牧者曰：「這個人夠高大，但不是你這種身材。」

阿七曰：「咐即是唔係我喇！」

牧者忙曰：「七哥，絕對不是你。」

阿七曰：「富叔，咐你明白喇，我肯來，目的亦在爲自己辯白一下。」

「富家富十分感慨，曰：「七哥，我由始至終未思疑過你，即使係，我亦無話可說。」

阿七曰：「既然牧者覺得有效，我就每日來做一次手術，希望可以救你。」

「富家富曰：「係咐眞係多得晒矣。」

阿七曰：「以後富叔唔得閑，可以不必相陪，我自己來。」

牧者曰：「七哥，我眞係不知點感激你。」

阿七一笑置之，馬上施術。

次日，阿七單身前往牧者寓所。

牧者報知痛楚又有所減輕，阿七曰：「希望我可以醫好你。」

牧者問阿七要幾多錢報酬，阿七曰：「牧者，中國人有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又有句說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決定試下救你之時，未說過要你報答也。」

牧者十分感動，嘆口氣曰：「好在富叔識你，否則我一定去見天父。」

阿七曰：「係矣，聽富叔講，你在此處主持教父兒女教同其他教會不同，在宣揚愛心而已，並不是邪。外間人不明所以，故誤傳耳。」

阿七曰：「唔，唔到極，人世間應該充滿愛心。」

一九八：不速之客

一九八：不速之客

一六：突然傳電

梁玉儀要嫁自己老板，會不會是爲了對自己報復呢！

本來他一直猜想，她和自己老板相好，一定是爲了趕絕自己以求報復，但一直不見有行動，却又使他狐疑了起來。

如今，又傳她將下嫁老板了，他想：他會不會有意給自己顏色，因爲她要在自己之上。

既然未見有何行動，便也暫時不理。

一天，工作中，雜役敲門入來，手上拿着一大疊柬，給一份李兆全道：「老板請飲，送禮可免。」

打開一看，陳德興與梁玉儀兩個名字，映入眼簾，他們結婚。

這一晚，李兆全內心惴惴不安，對誘機總經理召見，李兆全過去，陳德興道：「由現在起，你是本公司助理總經理，協助我，我婚後度蜜月，你是代總經理。」

李兆全誠惶誠恐的道：「總經理，我資歷淺，怕不能勝任。」

「你的才智是勝任的，憑我的眼光可看得出，阿儀也這樣說，她了解你比我多。」提到了梁玉儀，他更加不安了，又不能有所問於陳德興，既然總經理說自己能勝任，人望高處，當然不會拒絕。

陳德興道：「我已通知總務課定明晚酒席，歡宴所有員工，宣佈你的提升。」

李兆全回室，接到梁玉儀電話。

五六一：說她不講道理

王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以爲自己眼睛有毛病了，將相機還給羅拔：「天不拍照了！」

「爲什麼？」羅拔忙問。

王先生只好將怪事說出來，然後離去。

「我明白了，」朱迪說，「肯定又是亨利在搞鬼了，這次差點連團友也給嚇壞了！」

「亨利，你這就不對了，」羅拔不禁自言自語地說，「你連別人也嚇，就太過份了。」

「那麼，照片冲晒出來後，就肯定會有陰影了。」朱迪也不禁自言自語了。

「不會的，請放心。」

「你，」朱迪感到愕然了，「亨利，你又在搞什麼鬼？你昨日不是你還是別這樣搞好不好？」

「亨利在和你說話？」羅拔問。

朱迪點點頭，正想說話，亨利的聲音又悄悄飄來：「朱迪，你不停咀地說話，簡直不給我解釋的機會，這又何必？」

「好，說呀！」她生氣了。

「我已經給羅拔陪你的機會了，你還說什麼？他現在不是在夢遊嘛。至於我在你們左右，並不妨碍你們的，我就像路人一樣，這難道也有罪嗎？你太不講道理了。」亨利答。

「可是，你嚇壞王先生了。」她答。

道：「你且在路旁等我，我進林……解個手！」

待方菱出來時，余顯南將兩錠銀子塞進她手中，道：「你身上沒錢，這個且帶上，萬一路上走散了，也不用徬徨！」

方菱猶豫了一下才收下，訥訥地道：「你要走了麼？」

余顯南笑道：「放心，我陪你回家就是，反正洛陽那裡，有許多舊友！」

方菱低着頭，慢慢走着，余顯南訝然問道：「你有什麼心事？還生我的氣？」

方菱搖搖頭，忽然抬頭道：「我不回家了！」

余顯南吃了一驚，問道：「爲什麼？要去找你師父？」

方菱道：「我回師門，不是送羊入虎口？但我又怕回家不安全，師父會找上門去！」

余顯南抓頭，道：「是極是極，于鶴必知你家地址……嗯，那麼你準備去那裡？附近有親戚否？」

（四一六）

十四：護花使者

馮克學道：「呂大俠及正高前年已搬去陳州了；雲海他們則尚在洛陽，只是他們都快活逍遙得很，整天遊山玩水，四弟還與他們來往！」

說着天已濛濛亮了，吳錦新吩咐趙子手造飯，回頭道：「咱們吃飯便上路，這趟鏢非同小可，就誤不得，如果你去洛陽，須多就幾天，咱們回去再敘！對啦，槐兒及芙蓉都念着你哩！」

當下吃過早飯，西威鏢局的人便收拾管帳，準備上路了，吳錦新十分仔細，問道：「雁侄，你可有盤川？」

「侄兒身上還有十幾兩銀子，夠了！」

「如此咱們先別過，日後再談！」

當下雙方揮手而別，余顯南和方菱仍由樹林出去，兩人失散了，也不用徬徨！」

方菱猶豫了一下才收下，訥訥地道：「你要走了麼？」

余顯南笑道：「放心，我陪你回家就是，反正洛陽那裡，有許多舊友！」

方菱低着頭，慢慢走着，余顯南訝然問道：「你有什麼心事？還生我的氣？」

方菱搖搖頭，忽然抬頭道：「我不回家了！」

余顯南吃了一驚，問道：「爲什麼？要去找你師父？」

方菱道：「我回師門，不是送羊入虎口？但我又怕回家不安全，師父會找上門去！」

余顯南抓頭，道：「是極是極，于鶴必知你家地址……嗯，那麼你準備去那裡？附近有親戚否？」

（四一六）

十四：出身貧苦家庭

阿珍說：「好的，我會與我丈夫去警署銷案的。」

這位「鬼見愁」，眞名叫朱大祥，今年四十歲。他本來是個普通警員，當差十年之後，黑白兩道的門檻都很熟悉，於是就被調去做便衣工作。

警察這個行業，那是一個龍蛇混雜的環境，每天都要接觸很多人，每天都要與很多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會懂得很多事情，就會從自己的身份地位中獲得好處。

朱大祥那一代的警察，由於投考人少，條件也就降低很多，只要身體健康，在文化水平方面，小學至中三程度也可以了，不比這一代的警察，差不多個個都是中五畢業的水平。

朱大祥也與他的那些同僚那樣，出身貧苦家庭，父親是個無牌小販，本來住在木屋區，後來因爲遷拆，才搬到公共屋邨居住。他也讀書不成，只讀完了小學，就沒有再升中學。由於年紀還小，做工沒有人請，終日在屋邨浪蕩，有時也跟一班小伙伴到邨外去。一直浪蕩到十五六歲，爸爸認爲學一門手藝可以傍身，就送大祥去跟一位做廚師的朋友學藝，但做了不夠十天，朱大祥嫌辛苦，却離開了廚房，去做點心仔。

做點心仔可以接觸很多人，可以見到很多事，的確比屈在廚房好得多。但做點心仔，仍是人物的性格、特長、愛好、志趣有關，與名不一定有意義上的聯繫。如陶潛號五柳先生，起

十四：出身貧苦家庭

從岩石堆旁邊水泥路拐個彎，再走一程過岬角小路，便到清水邨的大沙灘。

李船打算把媛媛送到青竹苑，才回山坳的家。但媛媛並沒有走石堆旁的山路，她站立通向下面小山峽沙灘的小路上，定睛望海。

閃閃燦燦的銀光，已迷住這位愛泳如命的女郎。

「藍小姐，回青竹苑，應該走石堆邊小路。」李船提醒她說。

「我知，」她看了看腕錶：「時間還早，才八點多。」

「不怕羅先生等你嗎？」

「爲什麼要怕他？」她說畢笑笑。

天堂夢斷

明司-文　昼家-繪

先借與你萬兩你萬

電話鈴響，林太去接，要李薇去聽。她去聽了是鄭老太打來的，對方說：

「沒事，阿薇！我們明天中午飲茶如何，兩點半我要去打牌。」

「十二點會面吧！」李薇即說。

「十二點正，我到你樓下同去飲茶。」

「也好，拜拜！媽咪。」

李薇收錢，望着林太，林太說：

「股票公司女職員的收入有限，自己要做股票，必須有錢，我就辦不到。要坦白告訴你：希望你到我有關係的日式夜總會，先借與你兩萬元，這數目以後扣帳，分多期扣。」

「林太！」李薇搶着說：「我也坦白對你說：我候到今年十月份，若是沒有正當職業，我會答應你做小姐。」

「汪逸芬過去女朋友多。」

「現在呢？」

「我不清楚，他人還不錯，好色是男人之常情，他若是眞正有錢，歡喜你可以負担你的生活了。股票鉅頭有外室的多，不論廣東帮與上海帮都一樣，我候你到十月份了。」

「我想問林太一件事……」

「什麼事？」

「林先生遊旅行社了有？」

「延到五月一日，百分之百無問題，我要等幾年後才不做媽媽生呢！」

電話鈴又響，李薇去接了把電話筒交與林太，自己進房了。

「沒有，我與黃光生有感情，交男朋友似乎太早了。阿康明天中午十二點另三分，李薇候到鄭老太，東茶座坐下，叫了茶，要了些點心後，鄭老太問李薇近況如何，答道：

「我在待業。以一年爲期，等待不到，要回上海了。」

「你有無新的男朋友？」鄭老太問。

「還沒有，我與黃光生有感情，交男朋友似乎太早了。阿康有無女朋友？」

「阿康對你很痴心。」

「他必須死了這條心。」李薇心裏感到此人痴得可憐了。

「我今天與你飲茶，並不爲了他的事，他難找新對象了，阿薇！」

（一九八）

風言蜂語

也是「民主」

立法局出現火爆場面。
有人就說是「民主」。

同受牽連

股市下跌消費力可能下降。
不買股票者也難置身度外。

習慣成自然

李柱銘表示不介意批評。
大概因爲習慣了。

八之錄實湖江代現

修羅門

田長歌

妙人奇遇（十四）

城之光市

開心

陰陽之間

華景

天涯俠客無刀

端木琳-文　秋風-圖

後大阿哥

王方-文

港外桃源

辛海-文

科學知新

古人姓名字號

含義各不同用法亦有異

通天曉先生：

經常看到報刊上介紹古代某某人時，總是說到其姓、名、字、號，關於人的姓、名、字、號是怎樣形成的呢？

武廣明

武廣明先生：

所謂「姓」，是指標誌家族系統的稱號。「姓」的使用，大約起始於原始公社時期，當時的母系爲中心，因此「姓」最早爲婦人所稱。不少古姓姜、姬、姚等，都加女字旁，就是這個緣故。以後，隨着子孫繁衍，一族又分爲若干支，分居在各地，每支的稱號爲「氏」。如傳說殷人的祖先姓子，後分爲殷、恃、來、宋等氏。「氏」爲男子所稱，是用來字鵬舉；李白名白，字太白等。有時看不出名同字有意義上的聯繫，如孔子的弟子冉求，名求字子有。這是因爲「求」字的古今字義發生了變化，「求」在古文中當皮衣講，在現代漢語中則有請求之意。顯然，前者同「有」的本義有意義上的聯繫，後者就沒有了。

相傳，古時男子是在二十歲舉行結髮加冠、女子十五歲許嫁舉行結髮加笄時取「字」。古人在連稱名字時，通常是稱字後稱名。如孟明視，「孟明」爲字，「視」爲名。另外，對平輩和長輩常稱字，如記「號」是指人名以外另起的稱號。取人名以外人物的性格、特長、愛好、志趣有關，與名不一定有意義上的聯繫。如陶潛號五柳先生，起啓是我國明朝末年的大科學家，他是中國自古以來精通中西藝術的第一人。他是上海人，字子光，號玄扈。崇禎（明思宗）初年，他以禮部尚書之職，入閣參與機務。他的志趣不在政治而在科學研究方面。他認來華傳教的意大利人利瑪竇學習天文、算法、火器，所學均能精通，尤其是曆法和數學方面，貢獻至大。

徐光啓與意大利人龍華氏、鄧玉函、羅雅谷等，共同研究曆法。有一次，他從一次對太陽的觀察中，發現日蝕的時辰與明朝的「大統曆」所記載的不符，即時大胆地進行了修改，把中國曆法向前推進了一步。

徐光啓在數學方面的貢獻，可分爲下列三點：一、他翻譯了數學上的經典著作——幾何原本。在此之前，中國未有譯本，也沒有「幾何」這個譯法。在徐光啓之前，曾有人嘗試翻譯，一次、兩次、三次嘗試，都遇到困難而停止譯成中文，十分棘手。但是，徐光啓決心把它譯成中文，要把困難壓下去。他說：「吾避難，難自長大，吾迎難，難自消滅。必成之。」由於他堅持不懈，刻苦探求，終於把「幾何原本」翻譯過來。而「幾何」這個名稱，是徐光啓首先翻譯的。把英文GEOMETRY譯成「幾何」，既有音也有義，可稱翻譯上的傑作。在翻譯過程中，爲了避免句語過於深奧艱澀，對於每一個定義，每一條定理，他必定細緻推敲，力求易懂易明。

第二，他翻譯了「測量定義」，並著有「測量異同」一書，把中國原有的測量算法和西洋的測量方法，作了比較。第三，他著有「勾股義」一書和「定法平方算術」一書，前者是把中國古代的「勾股定理」加以發展，結合西洋的幾何學和三角學，專討論直角三角形的三邊關係以及推算法則，後者則是開平方方法的專書。

徐光啓所研究的科學，涉及的範圍很廣，除了上述的曆法和數學方面外，還包括農業、水利、天文、槍炮製造等方面，而且都有巨大的成就。

在農業方面，徐光啓曾編寫了「農政全書」六十卷，總結了中國農民在農業生產技術上的經驗。爲了解救飢荒問題，「農政全書」中特有「救荒本草」一章，佔了很大的篇幅，裡面搜集了四百多種可供食用的野菜果木，並逐一註明食法，以便人們在飢荒的年代，用米代替糧食。

在「農政全書」中，徐光啓對於棉花的種植、蝗虫的防害、水果花卉的移植，有精闢的論述。認爲棉花豐收與否，不在於祭祀祈禱，而在於管理得宜。他又指出蝗虫不是神，只要掌握蝗虫繁殖的地點和成災的時機，就可以撲滅。他的「農政全書」，對當時的農業生產，起了促進作用。

徐光啓篤信天主教，雖在朝廷當過高官，但一生廉潔，家道清貧。他提倡「冬不爐，夏不扇」，堅持刻苦，治學總是到深夜才睡。他曾洗禮，教名名「保祿」。卒後獲贈太保官銜，謚號爲「文定公」。（孔平、新八八五五）

明代科學家徐光啓

古人古事

我國女排

歷任教練

粗恩先生：

中國國家女排創建於一九五二年，第一任教練是現在北京體育學院馬啓偉教授。接替馬啓偉的是李安格。六十年代初由孫志安出任主教練。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的主教練是關水伍。一九七二年的主教練是李宗鏞。以後主教練的出任是：一九七四年韓雲波；一九七六年袁偉民；一九八四年鄧若曾；一九八六年張蓉芳；新任主教練是李耀先。

一九六四年至今，女排教練先後有李耀先、韓雲波、鄧若曾、江申生、胡進、鄧平與新任教練董傳强、程蜀琦。

執教時間最長的主教練是袁偉民，教練是江申生。最短的主教練是張蓉芳；教練是鄧平。（漢榮、新八八八八七）

澳洲鳥路人須避讓

孫九池
武廣明
何進
梁潔全

獵廣先生：

澳洲的布魯拿島，每年都有翅膀較短、難以飛行的鳥徒步行走。後來島上修了公路後，鳥兒們仍按原路前進，即使喇叭聲聲，牠們也不讓路，死傷頗多。人們爲牠們修了地下通道，請其改道，但鳥兒毫不理會。政府只得要求司機減速、讓路。（漢榮、新八八七七〇）

蟹聞大

「蟹螯絨華中」名學
洲歐往「蛇屈」蟹幼

動物世界

何進先生：

大閘蟹又名河蟹或毛蟹，在動物學上的正式名稱是「中華絨螯蟹」。這因爲此種蟹原產我國，而兩螯螯足上生有很多絨毛之故。

雖然說大閘蟹是蘇州洋澄湖出產的最著名，其實，我國許多地區出產的大閘蟹亦很好。例如，洪澤湖的，高郵湖的，上海澱山湖的等，都是質量一流的好大閘蟹，只不過不及洋澄湖的出名而已。洋澄湖大閘蟹之出名，大概得力於民初名人章太炎的夫人所寫的兩句詩：「不是洋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蘇州？」

目前，大閘蟹已非我國所獨有，歐洲許多地區，如美國、芬蘭、瑞典、比利時、德國、法國等地的河流都有牠們的足跡。這並非愛吃大閘蟹的華僑或外國人將牠們移植過去，亦不是蟹自己能遠涉重洋遷徙過去，而是大閘蟹的幼蟹「屈蛇」過去的。據德國人的調查研究，在數十年前，德國運載貨物至我國上海的遠洋貨輪，停泊在上海吳淞口時，有一些大閘蟹的幼蟹從船底的輪管口爬入船艙下層的蓄水池中，船卸貨完畢後即啓航回德國北部港口，那些幼蟹即被帶到德國。由於船艙下層的蓄水池中沒有什麼可供幼蟹吃的食物，幼蟹找食物時又從水管口爬出，進入當地的江河中。於是，牠們就在那裡安家立戶，繁殖後代。時至今日，一般動物都向前行走的，蟹不喜强光，白天常躲在近水的泥洞中，到了晚上或光綫陰暗之時才出來覓食。蟹常捕食魚、蝦、螺、蚌等水生小動物爲生，有時亦爬入稻田中傷害稻穀等農作物。因此，蟹對淡水漁業和稻田有一定的危害。幸而蟹有很大的食用價值，故人們便用人工方法放養。

蟹肉及蟹黃所含的營養十分豐富，脂肪、蛋白質、各種礦物質都有不少，其肌肉中含有十多種游離氨基酸，其中以谷氨酸、甘氨酸、脯氨酸、組氨酸及精氨酸等數量最多。難怪香港人如此嗜吃大閘蟹。（伍車、新八八八一）

古勝名蹟

中國多名泉

衛東先生：

你詢問的中國名泉，謹答如下：

天下第一泉，計有多處：天下第一泉，首先當指在江蘇省鎮江市金山。唐朝文人劉伯芻把宜於煑茶的水，分爲七等，中冷泉被評爲第一，從此稱中冷泉爲「天下第一泉」。現爲金山名勝之一。但是，被冠名爲「天下第一泉」的還有多處。

清朝乾隆皇帝命侍臣特製了一個銀量斗，用以評量九州各處的著名泉。經過評量，北京的玉泉水質量輕，便命爲「天下第一泉」。

乾隆南巡途經濟南避暑的突泉時，被其沁人心脾的甘美泉水所陶醉，又把釣突泉封爲「天下第一泉」。

江西廬山的谷簾泉，則是唐朝著名茶葉專家陸羽評定爲「天下第一泉」。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寫道：我所見到的溫泉，雲南南部最多，碧玉泉實爲第一。明朝詩人楊升庵被流放雲南時，經常在此泉洗浴。

他認定碧玉泉爲「四海第一湯」。

另外，在喜馬拉雅山和岡底斯山之間，有一爆炸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黃昏，噴泉的巨響，嚇得牛、羊四散奔逃，一股巨大的水柱直冲雲霄，達八、九百米之高，所以人們稱此泉爲「天下第一爆炸泉」。在藏北高原上，有一個冰泉，體積竟超過一百萬立方米，酷似一座銀白色山崗，人們稱之爲「天下第一冰泉」。

天下第二泉——惠山泉。在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公園。唐朝「茶神」陸羽以其宜泡茶，宋徽宗時成爲宮廷貢品。

天下第三泉——虎跑泉。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南大慈山下。相傳唐元和十四年，高僧寰中居此，苦於無水。一天，有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湧出，故名「虎跑泉」。

天下第四泉——陸羽泉。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廣教寺內。世稱「茶神」的陸羽，曾在廣教寺隱居多年，宅外種植茶園，開鑿一泉，水清味甜。

天下第五泉——在江蘇省揚州市瘦西湖內。

天下第六泉——招隱泉。在江西省廬山市觀音橋東。

天下第七泉——百乳泉。在安徽省懷遠縣城南郊。因泉水甘白如乳，故名。泉水多含礦物質，烹茶煑茗，甘美可口。（柳生、新八八七五）

中冷泉·趵突泉·谷簾泉·碧玉泉

科技新知

核電廠核能安全問題

從三哩島事件及捷諾貝爾事件看

梁潔全先生：

安全是核電廠獲得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兩次世界性石油（能源）危機衝擊下，核電廠在七〇年代曾盛極一時，後來由於美國三哩島核電廠發生事故，及電力成長未達到預期的目標，造成各國發電裝置容量過多，使到八〇年代的核電工業陷於不景氣狀態。自一九八二年起，世界經濟開始復甦，核電工業也隨之逐漸好轉，不料又受到蘇聯捷諾貝爾廠重核電廠事故的影响，又經過全球大衆傳播媒介的報道，核電廠的安全更備受一般市民的關切。究竟三哩島及蘇聯捷諾貝爾事故，會有重演的可能性嗎？

三哩島事故的啓示——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賓州三哩島核電廠二號機由於蒸汽發生器的正常供水中斷，引起汽輪機自動跳脫停機，反應器壓力升高，調壓器降低後釋壓閥却因故障而未能關閉，致反應器冷却水自此開口流失；另一方面，蒸汽發生器的輔助給水抽水機却因過去檢修時被關閉而後來又忘記打開，因此無法供水，連續兩項錯誤後，幸虧安全設備立即發生作用，核子反應爐的核心緊急冷却系統即自動操作，向核心注水，使反應爐獲得適當的冷却。事件至此，原已可以平息，却由於運轉人員見到調壓器水位儀表的指示上升，貿貿然以爲反應爐系統水量過多，而把緊急冷却水關閉，遂造成核心燃料的嚴重損壞，小故障釀成大事故，惟反應爐包封廠房仍能維持其完整性，放射性分裂產物始終幸未洩漏出來。

三哩島事件震撼了世界，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還特別成立調查委員會，對這次事件進行詳盡分析評估，並研擬改善建議。調查結果已確認該事件引起輻射外洩至周圍環境的數量極微，對一般市民的健康影响可忽略不計，亦無一人傷亡。從這次教訓，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公佈了一個執行方案，除了要求核電廠設計、運轉、組織及訓練限期改善外，對核管會本身的組織、執照審查及電廠之管制等也多加改善；加强運轉人員訓練，提高運轉技術水準，改進安全管理制度。

蘇聯捷諾貝爾事件的錯誤：

位於蘇聯烏克蘭的捷諾貝爾核電廠四號機，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開始運轉。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位不懂核反應輻的電機工程師趁着機組停機保養之際，進行汽輪機慣性能量試驗，並在其實驗室中將緊急反應爐爐心冷却系統關閉，使機組在無安全的防護情況下長時間運轉，以致冷却水自此開口流失，引起反應爐上方的空氣起反應而發生氫爆，引起石墨燃燒及大量輻射分裂產物外洩，並受到烈焰的上升氣流推送到一千二百公尺的高空。全部外洩量不包括惰性氣體，據蘇聯報告是五千萬居里，約爲爐心輻射含量的百分之三點五，另據蘇聯報告，當地撤離約十三萬五千人的體外曝露劑量，平均每人是一千二百毫倫琴（輻射單位）。

蘇聯這次核廠事故發生後，世人對核電的疑慮加深，同時也助長了反核電潮流。但大多數的西方國家認爲，蘇這次事故不會在西方國家重演，因爲蘇聯的核電廠反應爐和西方的設計不同，同時蘇聯對運轉操作人員之掌握與訓練，在要求上也與西方的不同，由於這一連串在西方不可能發生的錯誤事件。由於多數的西方國家一致認爲蘇聯這次反應爐失去控制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在西方發生，故並未影响其國內核電工業的發展。如日本、法國、美國、加拿大、土耳其、瑞士、匈牙利、埃及、南韓、中國、印度、阿根廷、巴西、西班牙、比利時等國，仍繼續發展核電工業，世界核電廠所佔總發電量的比率，還在持續增加。

蘇聯這次事故，是一連串不可原諒的人爲操作錯誤及反應爐設計上的缺陷，不但舉世嘩然，各國核能工業界更積極瞭解事故的眞相並引爲殷鑑。然而，當西方專家了解了事故的眞相後，反而鬆一口氣，他們認爲這種事故不會發生在他們的機組上，因爲無論從反應爐型式與緩和劑、爐心及圍阻體設計，深度防禦之安全設計觀念，緊急供電系統，或是運轉規範上看，西方機組的要求與蘇聯的差異極大。（半乃、新八八八八五）